

习俗剪风

定襄清明“改火”

彭庆东

在我的故乡，紧邻太原市北界的定襄县，昔日的清明节前，也就是寒食节的第二天，家家户户都要把屋里的炕火洞清理一番，包括风箱、盘炕烟道等，先掏干净旧炕灰，叫做去“旧火”，然后再添把新柴，重新点燃，叫点“新火”，“旧火”“新火”一番连续的“迎新去旧”合起来一并叫做“改火”。有铁炉子的人家还要在熄火后，重新抹砌一遍炉壁，用特制的耐火泥浆再为炉壁整形，将铁皮烟囱拔下来清理、安装，也是把新柴填入炉子里慢慢烘干之后，重新开火做饭。一番虔诚的“改火”工夫，不亚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仪式，至少得提前一天备好两顿“寒食”饭。

“改火”的本意是说古人钻木取火，因为四季不同，木材品种干湿不同，所以选取用来钻火的木材也不同，称为“改火”，又称“改木”，后来又引喻为时节变更。在古代，寒食与清明是两个不同的节日，前后相差两天或一天，因为寒食节全国禁火寒食，把所有的火种都熄灭了，所以到了清明“改火”这天，人们必须以冷食代之，然后才能重新钻燧取出新火，作为新的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，用《论语》的话说，就是“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！”在唐代，人们对清明“改火”的仪式极为重视，韩愈的一首《清明日赐百僚新火》诗曾描摹这一天朝廷举行隆重的赐火仪式，大唐皇帝把新火赐给群臣，以示对大臣的宠爱，据说每年参加钻火的人很多，谁若能先钻得火，把火种献给皇帝，就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。宋代司马光咏并州古城的诗句《晋阳三月未有春色》也说道：“清明空改火，元已漫浮觞。”可见，千百年来，“改火”可以在一年四季的换季之时，而清明之时是一定要“改火”的，要让清明之后的日子红红火火。

不过，故乡的人们未必知道“改火”的来由，除了沿袭祖辈留下的老习俗外，使用了一冬天的灶火，已经损坏或被堵塞得无精打采，萎靡不振了。“改火”之后，通风少了阻碍，炉壁也得到了修复，灶火显得焰火殷红，火苗子一股一股直往上蹿，炉烟袅袅，比以前的“旧火”的确旺了好几倍。

如今，“改火”习俗早已销声匿迹了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纪实

当天下午，王晞星、刘光珍一起赶赴榆次。刘光珍包片晋中市，山西新冠肺炎患者多是湖北输入性病例，尤以平遥为多，大多收治在晋中市传染病医院。在此之前，平遥全县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，除宁固、杜家庄、香乐等重点乡镇外，还有个别确诊病例居住在城内居民小区。2月3日这天，平遥又确诊4例，其中，香乐乡香乐村有一家三口于1月22日自驾车离开武汉，于次日返回平遥家中；2月1日，由“120”救护车接至平遥县人民医院就诊，2月3日全部确诊。此外，杜家庄乡苏家堡村也有一名21岁男性患者，于1月16日乘坐私家车返回平遥县城，于1月17日乘坐私

家车返回家中；2月2日，由“120”救护车接至县人民医院就诊，2月3日确诊。其时，山西全境仅确诊66例，平遥已确诊21例，几乎占到全省的三分之一。晋中市中医院副院长赵维洪是市专家组副组长，他早已带领精兵强将第一时间进入病区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。赵维洪在专家组有话语权，晋中病人又多，中医治疗介入也早，面对很多地方中医大夫难以进入重症病房的窘境，晋中无疑是收集患者四诊资料最理想的地方。何况，赵维洪曾听过刘光珍的课，算半个学生，二人私交甚好。王晞星拉着刘光珍跑到晋中，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“内线”更好地观察病人的临床表现，为介入危重症患



晋阳拾零

清明正当育秧时

文/图 李海清

清明节前后是育稻秧的季节，这对稻区来说是大事。育秧要先施底肥，秧田是去年秋天深翻过的。在往秧田灌水泡土坷垃的同时，在家里泡上选好的稻种。泡上一两天坷垃后，再一畦一畦地用耙子把坷垃揉碎，把地整平，这时底肥也就掺到了更深处。然后在秧田按需要挑出一条条笔直的小水沟，称为“腰河”，这样就形成了一块一块的秧床。稻种在水缸里泡三天左右，捞出来放在生火的家里，用破旧不用的棉被、布门帘、麻袋等盖住，一天翻动、洒水几次，直到萌出芽尖，就能往秧田里撒了。

育秧也是有沿革的。早先是在水中育秧，即在撒稻种前，先在秧田做足功夫。灌水后用耙子把地整得平平的，水也就被搅混了，趁机快速把稻种撒进浑水里。最好的效果就是等到水澄清以后，种子正好被沉淀下去的浮泥盖住。后来是在干地做好秧床再灌水，或灌水后做好秧床。到撒稻种时把水控干，用铁锹头的背面，把秧床面上的泥抹得光光地后撒稻种，稻种要在泥面上半含半露。再撒一层打溜得均匀的骡马粪，把稻种盖好。一周左右稻芽就长出来了。

大约1970年左右，推广了塑料布拱棚育秧。用许多长约2.5米、宽3厘米的竹片，两头都用火烘烤后弯成弧形，做好“骨架”。育秧的程序与前面基本一样，但采用了一些科学种田技术：底肥除茅粪、炕土、草杂肥等传统农家肥外，又增加了磷肥、硫铵、复合肥等。稻种先用5%的石灰水浸泡三天，用以杀死稻种上的病毒，捞出后再用清水把稻种上附着的石灰

冲洗净，再送到暖房往出烟秧尖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村设有专用的泡稻种水池和育秧暖房，房里面生着火，有专人管理翻动、洒水。在秧田，发明了专用推板，两个人站在秧床两边的腰河里，推着推板前进，秧床就抹光了，有推不到的边角用铁锹收拾一下，然后撒稻种。苦盖物除骡马粪外，有时也混搅上粉煤灰。把加工好的竹“骨架”两头插进秧床的泥土里，每隔60厘米至70厘米插一根，在秧床上形成一排中间高约50厘米、宽1.5米的小拱门。最后把塑料布覆盖到拱架上，并将塑料布的边沿都扎进秧床周围的泥里，形成一个封闭的塑料拱棚。既能提高棚内温度，促使稻秧发育，还便于适时调整棚内温度，使秧苗健康快速生长。再后来竹“骨架”和塑料布也不用了，采用成本更低的塑料地膜覆盖。由于竹骨架和地膜宽度的限制，秧床都是约1.5米宽。秧田是连成片的，等绿绿的稻苗长起来后，一块一块整整齐齐，煞是好看。

秧田管理比较复杂，须看情况揭起塑料布、地膜放风，以防“烧坏”或被风刮坏嫩秧。还须灌水饮腰河，控水晾面子，促进嫩秧根系发达，生长茁壮。适时追肥、拔稗子苗等。到立夏左右，灌一次深水后将塑料布或地膜去掉，让稻秧在自然环境里生长。在插秧前大约一周左右，还要再追施一次肥，便于稻秧插到大田后，凭自身带着的营养顺利换苗生长。这次追肥后，就等着拔出稻秧运往大田插秧了。稻农们把稻秧由秧田运往大田，看做是打发自己家姑娘出嫁。所以，人们把秧田的最后一次追肥，视为给自己的“姑娘”带上丰厚的“嫁妆”。

往事如云，隐约还记得少年时过清明节的情景。

清明节前几日，母亲和二姨把破布坛子解开，从里面挑选出做衣服剩下的布头，把它们剪成直径约2厘米的小圆片备用。再从去年的蒜瓣上拆下些干蒜薹，剪成约1厘米长的小段，然后用针线把剪好的布片与蒜薹段穿成一串，称之为“红连连”。做“红连连”的要求是最上一层为蓝色，代表天；第二层为红色，代表太阳；中间部分可以任意穿，只要花色好看即可，代表的是花花世界；底层是白色，代表地。母亲说：“这是蓝天白(bié)地红阳婆(太阳)，花花世界福气多。”意思是戴上“红连连”，可以祈福辟邪，长命百岁。做好后于清明前一天晚上，缀到上衣的肩头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母亲要蒸一笼祭祀祖先的供品，还要蒸两笼“小燕子”与花馍，花馍是“蛇盘盘”与“燕子”。清明节这天早晨，母亲把“蛇盘盘”分给爹和我，把“蛇头”咬下吃掉，剩下的可以慢慢吃。母亲吃的是“燕子”。

接着爹领着我，带着祭祀祖先的供品、纸钱、香火与花花绿绿的彩纸条，扛着铁锹去上坟。爹拿铁锹把每个坟头都添加些土并拍实，将供品分放到每个石桌上，然后烧香、烧纸钱、奠酒、叩头。爹还要念念有词地祷告一番，意思是希望祖先保佑全家平安。

辈先后进大学学医，分配到省城人民医院当医生。十爷的儿子也已经老态龙钟，近年搬到了省城，跟着孩子养老。

我家大哥先期落户成都，我的两个孩子也先后落到北京、上海，早年的长门人去屋空，只留下孤零零一座老宅盘踞在巷口，顽强地告诉你，这一家人后人依然一路逶迤，老根苍劲虬曲。

四爷的儿子前些年回了一趟家，把他的院子转让给了看门的本家侄子。随后不久，他就在太原去世。

这三家原来都在巷底，挨门挨户，眼看都已经是人去屋空。今年清明，十爷的孙子回去上老坟，我也回去祭祖，我们在巷子里遇上。

随笔

并州话回

扫墓
晓根

在我的老家晋源，清明节是家家户户都看重且要认真过的一个节日。

记得在我未上学前，每年清明，父亲总要带着我去给爷爷奶奶上坟。父亲之所以只带我去上坟，是因为在老家晋源，女人是不能去坟地的。上坟的时间一般为早晨吃过早饭到中午时段。听大人们说，这个时段阳气最盛。

我家的祖坟在西山的风峪沟。上旧晋祠路，从乱石滩一路向西爬坡而行，由于是上坡且陡，多数情况下自行车是无法骑行的，我和父亲只能推着车子慢慢前行。

到了坟地后，父亲告诉我，在坟地不可大声喧哗、嬉笑怒骂、污言秽语、乱跑乱跳、随处小便，更不能跨过坟墓及供品，这样做不单是对自己的先人不敬，更是对附近的灵体构成滋扰。更不能践踏别家坟墓或议论墓穴设计，会被视为亵渎。

按照习俗，父亲先是把爷爷、奶奶坟头上的杂草清除干净，再培上新土。其次是祭祀。将食物供祭在墓前，然后上香，待香快燃尽时，再将纸钱焚化，我和父亲叩头行礼祭拜。

在我上了小学二年级当上少先队小队长的时候，上坟便由父亲一人去了。因清明节这天，学校会组织少先队员去离村20公里外的太原双塔烈士陵园扫墓。

去给烈士扫墓和在老家不同，只须每人做一朵小白花，老师把学生们交上的小白花集中起来，用竹子弯成圆形做成一个花圈。到了陵园之后，献上花圈，向烈士行少先队队礼，然后听解说员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。至今仍记得那年我们去祭扫的烈士叫王英，河北人，是打入阎军内部的地下党员，在解放太原前夕，因发动兵变被叛徒出卖而牺牲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对平常老师讲的“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”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故乡风物

阳曲县清明习俗

郭明亮

往事如云，隐约还记得少年时过清明节的情景。清明节前几日，母亲和二姨把破布坛子解开，从里面挑选出做衣服剩下的布头，把它们剪成直径约2厘米的小圆片备用。再从去年的蒜瓣上拆下些干蒜薹，剪成约1厘米长的小段，然后用针线把剪好的布片与蒜薹段穿成一串，称之为“红连连”。做“红连连”的要求是最上一层为蓝色，代表天；第二层为红色，代表太阳；中间部分可以任意穿，只要花色好看即可，代表的是花花世界；底层是白色，代表地。母亲说：“这是蓝天白(bié)地红阳婆(太阳)，花花世界福气多。”意思是戴上“红连连”，可以祈福辟邪，长命百岁。做好后于清明前一天晚上，缀到上衣的肩头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母亲要蒸一笼祭祀祖先的供品，还要蒸两笼“小燕子”与花馍，花馍是“蛇盘盘”与“燕子”。清明节这天早晨，母亲把“蛇盘盘”分给爹和我，把“蛇头”咬下吃掉，剩下的可以慢慢吃。母亲吃的是“燕子”。

接着爹领着我，带着祭祀祖先的供品、纸钱、香火与花花绿绿的彩纸条，扛着铁锹去上坟。爹拿铁锹把每个坟头都添加些土并拍实，将供品分放到每个石桌上，然后烧香、烧纸钱、奠酒、叩头。爹还要念念有词地祷告一番，意思是希望祖先保佑全家平安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是亘古不变的人伦。

走进新时期以后，十爷一家发家致富起步较早。十爷一家，长久为穷困折磨。有一年春节贴对联，十爷的儿子发狠，贴上“挖掉穷根栽富根”一联，足见心有郁结。“文革”甫一结束，他家就开始思谋开放搞活。十爷的儿子和长孙承包了一辆车跑运输，给一个工地拉水，一天挣四十块钱。那时的四十元，是普通干部一月的工资。几年工夫家财颇丰，上世纪80年代初发家光荣、万元户光荣，十爷属于第一批光荣起来的人家。我们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，是十爷家的小院。养汽车，住小楼，十爷是村里率先富起来的人家。

乡间总有一些东西，不为社会变迁所动，那就

家境小康，十爷的孙